17

THE ETHICAL BOUNDARY OF THE ECONOMIC EMPIRE

Zhao Kun

Abstract: Social development and market economy are inseparable from economics and economic analysis; however, building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does not mean a market society under the guidance of "economic imperialism", and economics does have its own boundary because not all human behaviors can be formulated into economic analyses or calculations. Every specific discipline has its own boundary and study fields, moral values and connotations, emotional and spiritual implications, which have defined the ethical boundary of economic research. This "boundary" does not mean that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n economics is not allowed; rather, it simply indicates that there is a "boundary" for economics to explain things correctly and effectively. A simple outreach will usually result in confusing values and misleading theories.

Keywords: Economics; Economic Imperialism; Market values; Moral Values; Values and meaning; Emotional and spiritual world

Zhao Kun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Qufu Normal University, Rizhao, P. R. China

第 17 章

论经济学“帝国”的道德“边界”

赵昆

[内容摘要] 社会发展与市场经济离不开经济学，离不开经济分析。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是要搞“经济学帝国主义”引导下的市场社会，经济学也不能无限“越界”，不能将人类一切行为都纳入经济分析和计算。任何具体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相对“边界”，道德价值及其意义世界，人类情感和精神世界，是经济学研究的道德“边界”。这一“边界”不否定经济学“跨学科研究”，它只是表明，在这一“边界”内，经济学的解释是正确的或有效的，而简单“帝国”越界，往往会带来这些领域的价值混乱和理论误导。

关键词：经济学；经济学帝国主义；市场价值观；伦理价值观；价值和意义世界

17.1 问题的缘起

美国学者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认为，当今人类社会正在步入经济学“帝国”的社会，“市场价值观在社会生活中渐渐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经济学也正在成为一个帝国领域。今天，买卖的逻辑不再只适用于各种商品，而是越来越主宰着我们的整个生活。”他批评这样的社会里，无论是个人行为还是社会制度，都被认为应该按照经济学原理和市场规律进行抉择，经济学原理被看作是人类最有效的行为准则，人人都被要求应该像经济学家那样去思考；人类社会的一切都被认为能够由金钱来衡量，一切都待价而沽，都可由市场自由分配，市场被看作是通往繁荣和自由之路，被看作是实现公共善（public good）的首要途径。因此，桑德尔呼吁：“现在，到了我们追问自己是否想要过这种生活的时候了。”[244]

著名经济学家科斯（Ronald. H. Coase）说，“看一下经济学家目前所从事的研究，我们就会对此深信不疑：经济学正在扩张它的疆域，或者说正以某种速度越来越多地进入到其他社会学科。”或者说“总体发展方向是明确的，经济学家正把他们的研究范围扩展到包括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245]

美国学者艾伦·布坎南（Allen Buchanan）也说，“如不加限制，市场关系将会扩展到（假如目前还没有扩展到的话）不包含市场关系的人类生活领域，其结果将是，某些有价值的人类关系将被贬低，即便不是完全被消灭的话。”[246]

---

[244] [美]迈克尔·桑德尔：《金钱不能买什么》，邓正来译，中信出版社，2012 年，第 XII-XIII 页。

[245] [美]罗纳德·H·科斯：《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罗君丽，茹玉骢译，格致出版社、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44-45 页。

[246] [美]艾伦·布坎南：《伦理学、效率与市场》，廖申白，谢大京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第 142 页。

中国经济学者蔡昉认为，“我国经济学家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帝国主义倾向，例如用一些经济学理论框架解释社会、文化、历史等现象。有付诸文字的，也有流传于讲坛的，影响不可谓不小”。[247]

上述观点不一定代表所有人的理论立场，但这些著名学者提出的问题确实值得我们关注和深思。我们虽不能简单说，今天的社会完全就是经济学“帝国”的社会，也不能简单否定经济学工具和市场逻辑应用于别的领域，但“经济学帝国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思潮对当代社会毕竟产生了这样那样的影响。伴随着经济学成为名副其实的显学，经济学思维开始渗透到中国社会理论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经济学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经济学家在大众媒体中也具有了越来越显著的地位，这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广大民众而言，也是一场经济学思想的启蒙。但万事万物都存在着“度”的要求，过“度”往往带来负面问题。

随着经济学不断“越界”和越来越“帝国化”，经济效率主义思维、市场逻辑和市场价值观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入侵了本来不被设想为市场的领域。人们认为“经济学方法不仅适合于经济学领域，还适用于不属于经济学范畴的犯罪、婚姻、教育、政治、军事等领域。”[248] 并“在经济学家的轮番轰炸之下，普通民众懂得了供需理论，学会了考虑机会成本，不再对用投入和产出计算感情和生育感到惊奇。经济学拜物教出现了，经济学思维方式被应用到各个领域，一些经济学家的研究触角更是伸向四面八方，政治学、社会学、哲学似乎都被经济学的光芒掩盖了。”[249] 例如，当下我们随意选择任何一个搜索引擎，输入经济分析，在网络上随时都可找

---

[247] 蔡昉：“经济学家为什么倾向于奉行‘经济学帝国主义’？”，《读书》，1999 年第 6 期。

[248] 王春红：“博弈论与经济学:回顾与展望”，《齐鲁学刊》，2006 年第 2 期。

[249] 杨军：“超越经济学家”，《南风窗》，2012 年第 23 期。

出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篇单纯利用经济学原理分析其他领域的文章，诸如：“单身女子的经济学分析”，“做爱的经济学分析”，“民族英雄的经济学分析”，“广告的经济学分析”，等等。经济学作为社会、市场、生活的基础学科，许多领域和问题当然需要用经济学进行分析，问题不在于经济学是否对其他领域进行了分析，问题在于一些人在进行经济分析的时候，将社会生活的许多行为和关系都仅仅看成是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了。社会生活中的许多关系诸如家庭关系、两性关系、师生关系、医患关系、同事关系、上下级关系，往往在经济学“帝国”的视野中，都被看成是交易关系或经济关系了。例如有些人就认为，爱情也是一个市场，主张要“把爱情处理成市场、处理成买卖和交易”，要“从交易的角度看爱情”。[250] 还有些人自觉不自觉地用经济学的效用主义分析人生的成功，认为“在经济学看来，一个人的成功与一个企业（或国家）的成功具有相同的规律。 一个人成功的标志或衡量标准是其获得了最大的人生效用，金钱或效益、权力或地位，工作、健康、爱情和家庭等都是其获得效用的手段。”[251] 许多人甚至认为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只有按照人的“经济人”本性来设计各种制度，才是合理的，才是改革的方向。“任何政策要有实效，其必要条件是它给出来的是一种纳什均衡。”[252]

社会发展与市场经济当然离不开经济学，离不开经济分析。我们今天需要深化市场改革，建立更加完善的市场制度，需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253] 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对经济学的重视，对市场建设的重视，并不是要推行绝对的“市场化”，并不是只运用“看不见的手”，更不是要推行“经济学

[250] 高小勇：《经济学帝国主义》，朝华出版社，2005 年，第 1-2 页。
[251] 金明善：《生活中的经济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82 页。
[252] 金明善：《生活中的经济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37 页。
[253]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 年 11 月 16 日。

帝国主义”。加强市场建设，只是“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并不是要使所有社会资源都通过市场予以配置，与此同时，国家决策层面也一再强调要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要在推动经济更有效率发展的同时，使经济发展也“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可见，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绝不是要搞桑德尔、布坎南等批判的那种“经济学帝国主义”引导下的市场社会，绝不是要将人类一切行为都纳入经济分析和计算。将爱、婚姻、情感、道德、信仰等非经济事务都进行经济分析和计算，或许会提供新颖的分析视角，但也会带来价值混乱和误导。因为极端的经济分析和计算会扭曲社会生活中许多事物和关系的意义，会改变我们对公民社会、公共领域、道德价值甚至一切事物的看法，会将公民社会及其仰赖的道德价值彻底扭曲，也会扭曲我们的人格。例如当“沃尔玛公司为其属下成千上万的员工投了人寿保险，却把该公司确定为保险受益人”[254] 的时候，便是以纯粹经济计算的眼光，将员工保险变成了纯粹的商业利益买卖。这“腐化”了保险的本来意义，扼杀了其保障死者家人生活的道德价值。

因此，对经济学“帝国”现象进行伦理反思，反省当下的社会境况，也就具有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事实上经济学界许多学者已在对其进行反思了。而本文，主要是从伦理学视角对其做出相关思考辨析。由于经济学“帝国”现象最直观的表现就是经济学学科的“越界”，如果不存在“越界”现象，也就不能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了。但如果简单地指责经济学“帝国”的“越界”行为，也是不全面和不妥当的。那么就经济学研究而言，到底应不应该“越界”，经济学有没有“边界”，“边界”在哪里，就有必要认真探讨一下。

---

[254] 沃尔玛为雇员投保受益人却是公司[EB/OL]，2002 年 12 月 12 日，2014 年 1 月 15 日，http://www.chinahrd.net/news/career-mulriple/2002/1212/94755.html.

17.2 学科“边界 " 何以必要

任何学科都应该有研究的“边界”。因为任何具体学科的知识，相对于人类社会生活整体总是有限的。随着人类知识的发展，在对客观世界和人类世界进行认识和改造的基础上，现代社会形成了以不同问题为研究对象、性质不同的各学科门类，形成分门别类进行研究的整个学科体系。一门学科，“如果没有特殊的研究领域与研究对象，它就难以与别的学科相互区别开来。”[255] 这样，每个学科以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为中心，形成了自己的研究范围，也就具有了相对清晰的学科边界。“否则，就不能成为独立的学科。如是之，学科就有可能被其他学科所涵盖或替代，其自身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与价值。为此，要使一个学科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发展活力，厘清和把住学科边界是不可忽视的前提。”[256] 所以，界定清楚学科的“边界”是十分必要的，一个学科不能没有自己的研究“边界”。

但要注意的是，划定学科边界，并不是要各学科固步自封，自我封闭，并不是要拒绝学科之间的交流和融合。那种“使得学术的分化、专门化格局日趋明显，学者的边界意识日渐强烈，最终使学术划割出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学术部落’和‘领地’”[257] 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因此，跨学科 [258] 研究也就越来越成为现代学科发展的重要趋

---

[255] 郑贵斌：“开发与建设经济学新学科应注意的问题”，《齐鲁学刊》，1992 年第 2 期。

[256] 王秀阁：“把住学科边界是深人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前提”，《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3 年第 4 期。

[257] 孙元涛：“教育学学科边界问题的再认识——关于“跨学科研究”的教育学思考”，《教育发展研究》，2010 年第 4 期。

[258] 由于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ity）是一个外来词，其词义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经历了一个不短的时间，迄今也没达成完全一致。历史上，我国学者有跨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混合学科、多科性、学科互涉等多种译法，港台地区还有“科际整合，，等不同译法。参见胡志刚，徐晖，谭跃进，赵炜，李喜先等的《跨学科的辨证视野》（《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8 年第 1 期）一文。

势。[259] 但反过来，“作为一个学科，它的确需要有一套属于其本身的‘技术，层面规则和方法，来保证它的学术存在个性。”[260] 如果否定了某一学科的“边界”，这一学科，也就失去了自身的个性和存在的独立性。

“跨学科”研究是必要的，但并不可任意泛滥。经济学的“越界”，实际上也是一种“跨学科”研究，“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问题，说到底，就是各个学科方法论相互渗透的问题，它的产生有其必然性。”[261] 这在一定程度上应该鼓励，因为，“在这种学科间的冲突中，不同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发生耦合，在某种程度上推进了当代社会科学的发展。”[262] 法律经济学就是经济学“越界”研究的卓越产物，其“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研究、探讨有关法律制度问题是 20 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学界、法学界共同关注的一个新兴领域。”[263] 但许多时候经济学的“跨界”研究，却往往为人们所批评和指责，指责其为经济学“帝国”或“帝国主义”。究其原因，其一，在于有些经济学的“越界”现象，不单单是其“越界”，而是其越界后带有了“称霸”意味，即经济学“越界”以后，以自己“社会科学皇帝”的地位，以自己方法的科学性，排斥、否定别的学科的思维范式和研究方法，这种包打天下的方法论“霸权”，是为人所指责的根本原因。这严重违背了跨学科、多视角研究的本意。鼓励跨学科、多视角研究，其本意并不是要用一个学科取代另一个学科，也不是用一种研

---

[259] 一般而言，跨学科研究以多元整合为手段，以达成共识为目标，有的学科因此而拓宽了原有学科的知识领域，有的学科通过互涉逐渐形成新的范式，并产生新兴学科。

[260] 陈跃红：“知识结构与学科边界”，《中国比较文学》，2004 年第 1 期。

[261] 周玉燕：“经济学帝国主义及其启示——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反思”，《上海大学学报》，2004 年第 1 期。

[262] 张秀娟：“经济学帝国主义：学科扩张中的冲突与藕合”，《贵阳学院学报》，2010 年第 4 期。

[263] 张菊霞：“《公司法》研究的新视角——法律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提炼”，《兰州大学学报》，2012 年第 2 期。

究视角取代另一种研究视角，其本意在于鼓励多学科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打破学科壁垒，以兼容并包、互补不足。所以，对于经济学研究的“越界”，我们应警惕和反对的是那种越俎代庖、方法论“霸权”的经济学“帝国”现象。其二，在于有些经济学的“越界”现象，无视经济学的研究“边界”，无视经济学方法本身具有的限度，以“实然”思考、解释、解决“应然”问题，这样的简单“越界”，也就经常被人所诟病。可见经济学研究中，蕴含着“边界”，这一“边界”包含有“底线”[264]（或“底限”）之意，恰与我们常说的真理与谬误只有一线之隔，跨越了那一“底线”，真理就变成了谬误。

本文所谈的经济学的“边界”，更多是指经济学所不能跨越的道德“底线”或“警戒线”，超越了这一“界线”，即使不能说经济学就由真理变成了谬误，也至少会带来危险和混乱。之所以在标题和行文中继续使用“边界”而不使用“底线”一词，是因为“边界”的本义是“指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界线”，考虑到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有自己的研究领域，那么使用“边界”比使用“底线”一词更形象一些，也更符合人们认知的惯例。

17.3 经济学的“边界"界定

如上所述，任何学科都应该有自己的“边界”，经济学也应该有自己的“边界”。这一“边界”不否定“跨学科研究”，它只是表明，在这一“边界”内，经济学的解释是正确的或有效的，超出了这一“边界”就是有问题和危险的。

那么这一“边界”是什么呢？如何划分这一“边界”呢？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

[264] “底线”一词有两种词意：一是指“端线”，即众多球类运动如篮、排、足球等运动场地两端的界线。二是引申意义，“指最低的条件；最低的限度”，英语可译为 bottom line。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底线”一词与“底限”同义。

对于经济学的越界，“这场运动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经济学与各个学科的边界是怎样决定的？ 科斯给出的答案是： 由竞争决定”。[265] 对此，科斯解释道，“何以致此呢？一个令人绝对满意的解释（在不只一种意义上）可能是：截至目前，经济学家已经解决了经济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为了不至于失业或不至于被迫研究一些尚未解决的琐碎问题，他们决定把极为卓越的天赋运用于其他学科，以获得类似的学术成功。” “经济学家涉足相邻学科的理由，当然不是我们已经解决了经济体系的主要问题，或许，更合理的解释是，经济学家正在寻找能在其中获得学术成功的新领域。”[266] 也就说，在科斯看来经济学没有固定的“边界”，由于经济学的学科优越性，经济学家“把极为卓越的天赋运用于其他学科”，因此在科斯看来这是一种学术成功。还有研究者运用经济学原理来说明经济学的“边界”，即认为，“随着经济学的扩张，经济学解释的收益是递减的，而学科扩张的成本在急速地上升，要求的理论创新难度加大，所以总会存在一个均衡点（这显然是经济学语言），就是在这个均衡点上经济学扩张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可以理解为经济学对其他学科的边际替代能力等于边际成本，由此可以确定经济学的学科边界。”[267] 也就是说，经济学“边界”的界定取决于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解释力，这和科斯所说的“竞争”殊途同归，即虽然承认经济学不能无限扩张，不能取代所有其他社会科学，但不认为经济学有研究的“底线”和“界线”，超出了这一“界线”，经济学的研究就会带来错误和危险。

---

[265] ［美］罗纳德·H·科斯：《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罗君丽，茹玉骢译，格致出版社、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序言。

[266] ［美］罗纳德·H·科斯：《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罗君丽，茹玉骢译，格致出版社、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45 页。

[267] 张伟、汪小勤：“论经济学的边界”，《华东经济管理》，2011 年第 12 期。

还有不少研究者认为，经济学应该有自己的“边界”，认为，“‘经济学帝国主义’在以‘效率至上’为取向的领域有可能继续扩张，而在‘非效率至上’为取向的领域则应停止自己的脚步。”并呼吁到，“对于不是效率取向的，经济学（家）必须保持沉默！”[268] 也就是说，划定经济学“边界”的标准是效率，凡是需要追求效率的领域，经济学需要加强研究，凡是不需要追求效率的领域，经济学就必须止步。还有研究者指出，“经济学帝国主义也是有边界限制的，那就是资源配置问题。”[269] 也就是说，凡是属于资源配置问题的，经济学都能解释，而不属于资源配置问题的，经济学就不能“越界”。

本文认为，经济学研究要有“边界”，不能超出这一“边界”。但这一“边界”的界定，首先不是由所谓学科的“竞争”决定，因为我们虽然鼓励跨学科研究，鼓励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但如上所述，学科“边界”还含有“底线”、“警戒线”之意，学科研究也应有一定的“禁区”。例如曾经被批评为“泛道德主义”的伦理学科就是一例，其正在逐渐退出关于许多个人私生活的道德评价，一个成年男人在日常生活中是否留长发，已不再受到道德批评，对于同性恋这样的问题，道德评价也在减弱，伦理学科也在守着自己的“边界”。经济学也应该有这样的“底线”和“禁区”。其次，经济学的“边界”以是否追求“效率”为标准进行划分也不妥当。因为，事实已经证明，有些领域，即使不单纯以追求“效率至上”为目标，也仍然是经济学的传统研究领域。例如收入分配领域，并不单纯以“效率至上”为追求目标，其既需要效率也需要公平，但毫无疑问，收入分配属于经济学的传统研究领域。经济学的“边界”也不能以所谓资源配置问题为标准进行划分，因为“稀缺资源”的范围有歧义，以稀缺资源为标准容易产生争议，不十分明确。

---

[268] 刘宝宏：“经济学的边界”，《社会科学战线》，2008 年第 3 期。

[269] 孙颖、朱严林：“帝国还是强盗——经济学帝国主义发展的表现、原因及反思”，《科技信息》，2009 年第 20 期。

本文认为，经济学的“边界”是，德性、[270] 情感、情操、精神（爱国精神或民族精神等）、意义、信仰等价值和意义世界。这里的情感不同于一般的感情，前者具有高尚的意味。这里的精神，也不是指精神文化产品，如音乐、绘画、电影等艺术作品（它们可以进行市场分析），不是思想、学说、法律、制度等（例如法经济学可以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但却很难对守法的精神进行经济分析），而是“指思想、品质和作风。”[271] 这里的情操，“通指某种强烈情感与相应操守的有机统一，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通过行为体现的，由一定的心理、情感、信念和价值观等因素结合而成的精神状态和精神境界。”[272] 也就是说，价值和意义世界及情感和精神世界，规定了经济学的道德“边界”，简单“帝国”越界，往往会带来这些领域的价值混乱和理论误导。前文已述，在用经济学的实然思维方式进行分析、解释和解决诸如信仰、爱、奉献、自我牺牲精神等价值意义及高尚情感和德性的时候，就会带来价值混乱。例如当经济学“帝国”用经济原则和市场交易来分析爱情，用从对方获得多少“利益”来衡量爱情的时候，这些经济分析看似新颖有效，但其实已经贬低了爱情的价值和意义。

---

[270] 德性的英文概念是 virtue。但对于“virtue”到底应译为什么，国内学界仍有分歧。有学者认为 virtue 就是美德，因此 virtue Ethics“将之译成‘美德伦理’可能更好。”见万俊人《美德伦理如何复兴？》（《求是学刊》2011 年第 1 期）；也有学者认为“virtue 概念不宜译为‘美德’（和‘德行’），而宜译为‘德性’（或‘德’）”，见马永翔《美德，德性，抑或良品？——virtue 概念的中文译法及品质论伦理学的基本结构》（《道德与文明》2010 年第 6 期）；也有学者认为英文 virtue 这一概念“在中文语境中，可译为‘德性’和‘美德’。这两种译法都是我国翻译界长期形成、可并存的译法。”见龚群《德性伦理学的特征与维度》（《道德与文明》2009 年第 3 期）。本文同意龚群教授的看法，将德性和美德作为同义词，可互换使用。

[271] 张清源：《现代汉语常用词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196 页。

[272] 罗国杰：《中国伦理学百科全书·伦理学原理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304 页。

17.4 小结

面对经济学“帝国”现象，理清其学科边界并重建经济学伦理维度，意义重大。我们不能把经济学当做包医百病、包打天下的药方和利器。显而易见，经济生活不是人类生活的全部，并非满世界就“只有经济问题”。人的生活除了经济生活，还有伦理生活和精神生活。人与动物最大的不同，是人不仅生活在物质的世界，还生活在精神的世界，不仅具有经济关系，还具有伦理关系、情感关系。人需要物质经济生活，也需要超越物质基础生活的价值和意义世界，需要不同于经济学尤其是实证经济学思维方式的其他学科的理论引导。经济学仅是解决和分析人类社会问题的学科之一，作为一种经济理性工具，它不能解决社会生活的全部问题，也不能有效说明人的德性行为和对人生的价值或意义的追寻。经济思维范式和市场逻辑不是人类思维方式和逻辑的全部，市场价值观不是也不应该成为人类一切价值观的主宰。

问题不在于经济学“越界”、不断“帝国化”，问题在于有些“越界”有负面作用，如会给人们带来价值取向的混乱。当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用经济学原理尤其是实证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人的精神层面和伦理意义层面的东西时，或是把人们的情感和道德关系市场化的时候，就会在一定程度上腐蚀人的精神追求、情感和伦理价值。

而真正完整的经济学，应该是既具有实证分析的优势，又具有伦理维度思考的经济学，是能够与伦理学良性互动的经济学。因此，从理论层面看，我们要对阿玛蒂亚·森所批评的“无伦理”的经济学进行规范完善，实现经济学的“古典”回归，实现与当代现实结合、向真正完整意义经济学的发展。从现实维度看，回归发展后的经济学既有实证维度，又有伦理维度，唯此才能对社会实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发展给予正确理论指导。

总之，我们理清经济学的“边界”，不是为了反对经济学的跨学科研究，更不是拒斥经济学、否定经济学的功能和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学就可以随心所欲、“帝国主义”式地来分析人的价值和意义世界以及情感和精神世界，因为这会破坏人们在价值和精神世界的追求，这是一种学术上的危险。因为“当一个人文学者以个体的人文取向作为个体的行为准则，他实际上就是破坏了人文学科的边界，拒绝接受怀疑与批判的人文精神自身的检验，以个体的人代替真理的普遍性。”[273] 所以，恪守人文学科的边界，是重要的。

原文载于《兰州大学学报》
2014 年第 3 期

[273] 吕新雨：“学科的危机与思想的边界”，《读书》，1994 年第 7 期。